

艾蕪中篇小說集

艾蕪中篇小說集

*

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天津錦州道六號)

天津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津出字第001號

天津市第一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天津分店發行

*

開本 850×1168 1/32 印張 13 插頁 4 字數 306,000

一九五八年五月第一版

一九五八年五月第一次印刷

平裝本 印數 1—22,420

統一書號 10072·241

定價(7)1.20元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中收集的是作者一九三五年——一九四八年期間所寫的七部中篇小說。

“一個女人的悲劇”和“鄉愁”寫的是在飢餓戰線上掙扎的農民的生活以及他們的覺醒和鬥爭；“我的青年時代”和“我的旅伴”寫的是一个青年在舊社會里的流浪生活；“芭蕉谷”是寫舊社會里一個勞動婦女的悲慘命運；“某校紀事”是通過寫一個青年教員的經歷，反映了舊社會教育事業的雕蔽以及當時工人的一些鬥爭活動；“燭陽節”反映了舊社會農村的階級矛盾，写出了地主、鄉紳的丑惡和愚蠢，并揭示了他們行將破滅的前途。

這七部作品里都滲透着作者對舊社會的強烈的憎恨，流露着同廣大勞動人民的深厚感情。

序 言

我的孩子到今天有的已長到十七八岁或二十岁了，解放时他們才不过十岁左右，在那以前，他們曾同做父母的过一段長时期的艰苦生活。做母亲的那时要帶最小的弟妹并洗衣服，做父亲的就在写文章或教書之外，管做飯的工作。我还記得在重庆張家花园八十五号那間小小的銳角三角形的厨房里，每天要把藍炭燒燃，实在是一件并不容易的工作。因为是固定的灶，沒有烟囱，一开始發火就滿厨房都是烟子，一时散不开去，而人还得站在里面，不断地用扇子搨，这就秋得人呼吸困难咳嗽起来。甚至双泪流，不能睜开。大的一个女孩和較大的男孩，便接着我手里的扇子，輪流冒着烟子鑽到爐边去搨，搨一陣又閉着眼睛咳嗽着，跑了出来，歇一会又跑进去，直到火完全燃着而后已。我对他們，一方面感到他們可爱，另一方面又感到他們可憐，因为他們都太小了，还不可以从事有碍健康的操作。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湘桂的时候，我們帶着四个孩子，从桂林逃到重庆，一路上顛沛流离有三个月，两个最小的女孩不能走路，随时得由大人抱着。两个能走路的女孩和男孩，便守着行李或提着小白襖跟着走。他們有的生瘡，有的害病，長期不能得到医治，一想起这些就使我感到心酸。他們現在已不大記得那些事了。他們不記得那些艰辛的生活，那些顛沛流离的情形，也許生活得更愉快些。可是如果覺得解放前的生活，一直就是跟現在一样美好，那就不对了。

由此，我感到今天二十左右的年輕人，可能有好多人都記不起他們自己、以及他們的父親母親在國民黨統治下面過的那些艱辛痛苦的日子。即使了解國民黨的統治是最黑暗的，也已缺少具體的認識和痛切的感覺。

我覺得應該使年青人有知道過去黑暗時代的必要，因為知道那時的人民，是在國民黨的統治下面，過着怎樣痛苦的生活，也就會深深地熱愛今天新的社會。只要一記起街上有女人在賣孩子，鄉下有人跳崖自殺，對於國民黨統治的舊社會，就會感到非常憎惡。同時，也就不能不感到生活在共產黨領導下的今天的新的社會，是我們極大的幸福。在這裡，我還要對黨表示最大的感謝。就是在一九四四年從桂林逃難到重慶的三個月中，困在桂林、柳州、貴陽三個地方，黨都在經濟上給過我很大的幫助；如果沒有黨在經濟上的救濟，一家人很難生活過來的。

我這本中篇小說集，只是把國民黨統治下面人民的痛苦，記錄下萬分之一罷了，雖然很少，但我希望能使人對於黑暗時代有着一些具體的認識和痛切的感覺。如果還能夠由此引起讀者對於社會增加熱愛，並願意出力去保衛它，使它在社會主義的道路上日益突飛猛進，那我就覺得再好沒有了。這就是我再印這些作品的目的和願望。

1958年1月8日於北京

目 录

一个女人的悲剧.....	1
乡愁.....	94
我的青年时代.....	162
我的旅伴.....	248
芭蕉谷.....	299
某校紀事.....	327
端陽节.....	373

一个女人的悲剧

一

山坡上非常的靜，树林里連一点風声都沒有，坡地里的包谷，伏在强烈的太陽光下，叶子都現出軟弱無力的神气，包谷的实都結的很大，有的包皮的上端爆开了，露出稀疏的顆粒。包谷秆子下面，还种着一叢叢的四季豆，有的还牽起藤子，纏着包谷。叶子半黄半青的，干子現得細弱，吊的豆片，非常的少。

在包谷地里摘着四季豆的女主人，和跟在身边的两个小孩子，都是臉子黄里透出青色。头上蓬起枯草似的头髮，正和她们种的四季豆一样，憔悴，干枯，瘦削，缺少水份和营养。她们手里提着細篾編的兜兜，在包谷叢里穿过，包谷高过人头，母亲和孩子則完全遮掩在包谷叶子里面。母亲时而躬下腰去摘四季豆，并吩咐孩子要摘老的，嫩的留下再長，时而又露出头来，查看有没有可以吃的包谷，还向四近飞了一眼，看有没有雀子飞来啄食。她是显得相当的忙碌，額上聚起了米粒那样大的汗珠。孩子穿的衣裳太破爛了，包谷劍形似的叶子，时时戳她们的皮肉，小的一个要不要还叫了起来。

坡地的尽头，靠松林的边上，立着她们矮小的茅屋，壁头有点傾斜，旁边撑着几根树条子。頂上的茅草，有些朽坏了，現出

一塊塊破洞。幸好有南瓜藤子，牽了上去，蓋起青色的巨葉，還點綴起一朵朵的黃花。屋里有嬰兒在哭，聲音已經嘶啞了，但卻沒人照管。在地上摘四季豆的母親，顯然早已聽見了，可卻騰不出手來，只能作為聽不見似的，一心做着她的事情。直到有人在包谷地邊上過身^①，且向茅屋走去，她這才記挂起她的屋裏。但她看清到她茅屋去的那人，是來討賬的，便趕緊躲在包谷叢中，且坐了下去。趁勢就把四季豆的筋，一一撕掉。並吩咐孩子也坐了起來，不准走動。

陳家駝背子在屋門前叫喊。孩子都很興奮，想鑽出去。做媽的便小聲恫吓地說：

“快躲着不要動，他看見了，會吃掉你們的！”

大的孩子叫金花的，有八歲多了，現出懂事的樣子，擔心地說：

“媽媽，你快回去抱弟弟嘛，他會吃掉弟弟的。”

媽媽壓窄喉嚨地說：

“听话點，不要做聲，門關着，吃不倒的！”

來人高聲喊了一陣周老四，又喊一會周四嫂，見沒人答應，便詛咒地罵道：

“他媽的，一家都死絕了！”

兩個孩子聽見這樣凶惡的罵聲，都嚇得不敢動了，拿在手裏的四季豆，也落在地上。

大家一靜下來，屋裏嬰孩的哭聲，就更容易聽得見了。仿佛正有人在拿手擠他的頸子似的，哭得很凶。大的孩子金花，忍不住難過地說：

“媽媽，他一定在吃弟弟了！”

做媽媽的因為被人詛咒，正感到很是氣憤，便伸起指頭，朝

金花額上用力一戳，壓低聲音地罵：

“死鬼，你牙巴在痒了！喊你不要說話，你偏要說話！”

金花痛得哭了起來。做媽的連忙用手按着她的嘴巴。一面低聲狠狠地罵：

“你哭出聲來，看我不掐死你！”

來人正打包谷地邊上走過，邊走邊罵：

“這就躲得脫么？老子他們黑更半夜都要來的！除非你媽的絕了兒子②！当真你把老子惹毛了，看老子不叫鄉公所來抓你！”

收賬的人走下坡去了，做媽媽的才站了起來，向下邊的原野望去。明亮的小河，帶着細小的柳樹，在綠色的秧田中，彎彎曲曲地穿過。黑瓦脊白粉牆的人家院落，則在竹樹林中，隱隱約約地显现。一切都显得丰饒富庶，叫人眼紅。但住在那下邊的人，却是多么地貪婪，不知滿足，常常把手伸上山來，在貧瘠的坡地上，抓取東西。而且還要帶來災難，將正在挖地斫柴的男子，捆到遠天遠地去，長久回不了家。逼得一些女人和小孩，離開荒蕪的坡地，走向平原，在鄉場上在城市里，過着乞討的日子。這坡下的原野，既使女人感到羨慕，也使她感到憎惡。她看見那個微微有點駝的背脊，正爬下坡走進綠色的田野，曉得他一時不再轉來，便放心了，舒暢地吁一口氣。於是，慢慢地轉身回去，拿乳頭安慰那個哭橫了的嬰兒。她抱着嬰兒，在門口坐了一陣，卻不見兩個女兒走了回來，她便大聲呼喚她們。兩個女孩從地里鑽出頭來，還不敢一時走回，只是帶着恐怖的精神，大聲地問：

“媽媽，那個吃人的，走了沒有？”

做媽的又不禁有點想笑起來，安慰地說：

“走了，走了！快回來吧！”

男人周老四到山下的鎮市賣四季豆去了，挨晚邊才走了回來。
周四嫂見他還未進門，就趕忙告訴他：

“今天陳家那個老家伙又來了！”

周老四怔了一下，就站在門口擔心地問：

“他又吵了嗎？你咱個登打開的③？”

周四嫂有點得意地說：

“我預先就躲開了，他只站在門口，白罵了一場！”

在松明子照亮的火光中，吃着連皮做成的麥子饅饅。大家都一時沒有再行講話。屋里外都是靜悄悄的。周四嫂一面吃一面記起陳家駝背子罵的話：“老子他們黑更半夜都要來的！”便想向男人講了出來，但看見男人一天辛苦到黑，這個時候，才算得點安靜，不願講出使他煩惱，連夜里也睡得不安，便忍住不再講了。而且，也想着，老头子怕是說的气憤話。那么老了，還敢黑更半夜爬上坡來，當真想跌死不成？可是，周老四吃完饅饅后又忘記了他戒煙的諾言了，把留來賣的一小捆叶子煙，又取出一匹來，慢慢地放在膝上裹着，樣子現出飽后特有的悠閑。

周四嫂望着男人的手指，很不滿意地說：

“你不是說戒了么？咱個又吃起來？”

“匹把煙，有啥子要紧！”周老四不以為意，只是慢聲應着，仍然極有精神，一味裹他的。

“今天一匹，明天一匹，一捆煙都跟你抽完了！”周四嫂越說越生氣起來了，“你不想想看，大人娃娃的屁股，都打出來了，拿啥子去扯布嘛！”

周老四抑郁地笑着說：

“当真就說得那么凶，一捆都抽完了！我今晚不吃多，只吃兩三口就熄掉它好了！”

周四嫂仍然責备地說：

“又不是飯！我不信，不吃就会死人！”

周老四嘆口气說：

“你沒有吃过烟，你咱个曉得。俗話說的：‘飯后一袋烟，胜过做神仙。’你吃过，你就曉得了！”

周四嫂見他老早說是戒了，到現在还是起不下一个决心，就很为不快，收檢碗筷的时候，只把嘴堵起。

周老四叭着烟的时候，眯着眼睛微笑地說：

“一天都沒吃了，吃下去，真是說不出的舒服！”

，“舒服！”周四嫂把碗筷洗得發出大的声响，“今晚上人家来收賬，看你去舒服嘛！”

“你不要想些來說罗！”周老四微笑着，假裝生气地說：“他老不死的，想来跌断足干不成！”

于是周四嫂便帶着惡毒的神气，把陈老头子罵的話，添加許多进去。

周老四不以为意地笑了一笑，还說：“你在想些來說罗。”

“我想些來說！等会他来了，你才喊皇天哩！他一路走一路罵，‘老子今晚要帶鋪盖来，就在你杂种床上霸鋪睡，看你狗入的，去躲进狗洞嘛！’老家伙，他还像你一样，說了不算事，他哪个不曉得，說得出，就做得出的！我敢說，今晚除非下了雨；他就不来了！”

周老四听着听着，不由得不相信起来，嘴巴一时衔着烟不吸，只是凝神听听屋子外面，到底有沒有滴滴答答的落雨声音。

他希望馬上就有雨落。但外面連風聲都沒有，整個山坡，以至嶺上一帶的樹林，都是靜悄悄的。只有屋角上的蚊子，在低聲的鳴叫。瓦盤子內的松明子，有時偶然發出一兩聲的爆響，但都很微弱，引不起人的注意。他裝着不介意的神情說：

“睡在這裡又好凶呢？讓他雜種去喂飽虱子好了！”

但他吸了一會煙後，還是推說一聲“熱的很”便走出屋外去息涼，趁勢看看天色。原野的天空上頭，籠有烏雲，下邊的田野和村落人家，都一片黑，雨仿佛會下似的。但遠山那面，卻又露出一片繁星燦爛的天空，使種田的人，一看就曉得，這是沒腳的雲頭，即使落雨，也是一會兒就過去的。周老四盼望雨現在就落，設使落得不多，路總會打濕的，老家伙怕路滑溜，自然就不晚上出門了。可是，他在門前站不好久，雲卻漸漸移開了，東面的山上，還有不大圓的月亮，在冒了出來。原野里蒙着一層灰白色的，輕霧，有些近點地方的村莊樹林，也可看出黑黢黢的陰影。天空倒開朗了，周老四的臉子，卻陰暗起來，剛才籠在原野上的雲，却仿佛全罩在他的心上似的。他本是決定把煙吸個幾口，略微過癮就算了的，現在却因心裡煩惱，禁不住就一直吸了下去。他蹲在門前的地上，眼睛則一直瞧着坡下的原野。

周四嫂洗好了碗，把兩個大的孩子，安排睡了，在屋角落裏燒起了蚊煙草，就抱着最小的一個孩子，拖一根矮凳，走了出來，坐在周老四的旁邊，解开衣紐喂孩子的奶。她見他煙杆一直沒離嘴，煙也吸來沒剩好多了，就心裡很是不快，幾乎要這樣說他：“你這人嘞，真是！說話總不算話！才說三四口就放下，你看你吃了多少！”但她忍着，沒有說出，只提起今天上街賣菜的事情。問他賣了多少錢，買了多少麥子，想知道他究竟有沒有浪用的地方。這件事情，到底比一袋煙的損失重要得多，她不能不弄

个一清二白。

周老四一提起今天买卖的事情，就忍不住忿忿地说：

“再不要提这个鬼买卖了！前几场五斤四季豆，还买得到一斤麦子，这一场简直碰了鬼，八斤都买不到了，这样乱涨下去，还像话么？”

周四嫂对于丈夫的话，总抱着怀疑的态度，便带着不满的口气问：

“当真就涨得这么凶么？”

周老四并没说一句谎话，他受了这样怀疑，便越发气汹汹地嚷起来：

“你不相信，你下场去卖嘛，你默倒④老子又拿去喝酒了，这场滴酒都没尝过！”

周四嫂没有说话，只是用鼻子哼了一声。

周老四气极了，取下嘴里的烟杆，不管吃完没吃完，就用力朝地上一扣，把剩下的一节烟，扣的稀烂，一面大声嚷道：

“看这样子，老子只有吃粮去算了！”

周四嫂知道不好再同他顶撞了，便沉默下来，只是用力地打她腿上的蚊子。

周老四却想起今天场上，甲长徐老三拍他的肩膀，说现在吃粮是有安家费的，问他愿不愿去干，他当时摇头拒绝了，但现在却觉得生活这么叫人苦惱，而那要賬的老鬼，今晚还要搬来睡覺，成天成夜地追討下去。那以后的日子，又咱个过得下去，周老四便下决心地说：

“我不是说气话，我当真要去，明天就去报名！”

周四嫂见他说得那样平心静气，真像要去的光景，便忍不住骂道：

“天杀的，你就只顧你自己！你丟下这群兒女，給我一个人管么？还拖下一大笔賬，叫我咱个还？卖兒卖女？再說，如今又不打日本鬼子，自己人打自己人，也沒啥光彩吶⑤。”

“娘卖的，听我說完罗嘛！”周老四也罵了起来，“我只圖这回有安家費，騙到手里再說。”

“安家費有多少呢？”周四嫂禁不住有点兴奋地問。

“总有好几百万嘛！起碼还了老鬼的賬，还可以跟你們买石把兩石米！”

“怕是一句話吧，哪回不是說的好听！”周四嫂精明地搖一搖頭。

“哪里？”周老四拍下腿上的蚊子，大声地說，“人家李八娃，已經領到手了，米給家里买了兩石，自己还揣一大把票子在身上。”这是他在街上听見的，当时心里頗为怀疑，認為不足置信，但在老婆面前，却又說得如同自己亲眼看見一样了。接着还感嘆地說：“如今哪里去找这样的好事情，憑白地就有好几百万到手。”

“好咱个不好？”周四嫂有些动心，但还是呻吟地說，“就是嘞！”

“就是啥子？”周老四責备地說，“白撿一笔錢，你还想个啥？”

“我問你罗，就說你給我們买兩石米，那吃完了，这些娃娃又咱个办呢？”周四嫂尖声地反問。

这是周老四今天在場上，也曾考虑过的問題，而且也自行答复过了的，即是說这样的买卖划算不来，所以他就立即把这样的事情，抛在腦后，不去管它的了。而現在打算去的时候，偏又給女人提出这样的問題，便很不高兴地罵道：

“媽的，难道老子就不回来了！只消去个十天半月，草鞋一穿，就会一趟子溜开的！”

“你說得那么容易！”周四嫂大声抵塞地說，“我的老子，你又不

是去做客吃酒，你是去犯險哪！”

“好多人都逃回来了，怕啥子？”周老四頗为自豪地說，“老子他們总不会連吳老九馬吉生都不如嘛！”

“那到不要說大話喃！犯險的事情，哪个敢包！”周四嫂大声責难起来，“子彈沒眼睛，怕你不碰上！当真照你那样說，一个人都沒丢了！人家省城回来看見好多爛手爛足的！”見男人沒話說，就又繼續責備下去，“不管你再說得天花乱墜，你总是自己去寻岩跳吶！”

周老四給她这么一說，又打不起决心了，但还是慍怒地說：

“媽的，少說些好話吧！啥子好事情，都拿跟你們說倒楣了！”

“好事情！”周四嫂抵塞地說，“你动刀动槍去行凶，还是好事情，亏你还說得出来！”接着又載着指头，指点男子地說：“我告訴你，你不要为了那点子錢，就眼睛都花了。我穷是穷，那样子的錢，我是点都不眼紅的，只消兩個人勤快一点，儉省一点，有啥子找不到的。”

周老四覺得女人說的話，很是不錯，而且自己今天在場上，也曾作过这样的打算，可是仍然罵她道：

“怕你再勤快儉省死喃，人家今晚来逼賬，你拿啥子去抵住嘛！”

周四嫂曉得剛才自己恐吓他的話，真在他的身上，生了效了，想一下說穿，告訴他老家伙並沒有說過今晚一定要来的話，使他安下心去，免得胡思乱想，竟然要去血盆里抓飯吃。可是又怕这样一来，以后他就再也不听她的話了，便只好慢聲說道：

“他这陣都沒来，他还来啥子？”

周老四責備地說：

“你又那样料定了！就是他今晚不来，明天晚上也会来的！”

“你又那样怕了！”周四嫂抵塞地說，“如今穷人，又哪个不欠点賬！有就还，沒有，干竹竿兒，还逼得出油嘛！”

“你又这样充狠了！”周老四拿跟老婆說的不好意思，便忍不住狠狠地說，“为啥子，他今天来了你又躲着？”

“我没有躲！”周四嫂把头一仰，“我只是坐在包谷地里摘四季豆，不爱出来答理的！当真他来找着了，难道我还连忙跑开不成？还不是话来话擋？怕个啥呢？他当真有了錢，就該把这些人吃了？”

周老四無話可說，只罵了一句：

“媽的，我就看你去把他擋住好了！”

周四嫂頗为自豪似地說道：

“这个都怕，还像啥嘛！”

三

一連兩天，收賬的人都沒有上坡来了。于是周老四也就不再提起吃粮的事情，第三天又一早挑起四季豆去赶原野里面的街子。临走的时候，她記起那天陈家駝背子罵的話：“当真你把老子惹毛了，看老子不叫乡公所来抓你！”便赶忙告訴了他，要他在街上当心一点。周老四却嘲笑地罵道：“拉去就好，讓老子他們吃几天不要錢的飯。”他不以为意地走了。但这回却到夜深都沒有回来。周四嫂对着黑洞洞的山下原野，老是不住地望着，心里很是不安地想：

“該不是醉倒在啥地方吧？他这人就是沒点决断，說是不吃酒，經不住人家一拖，就跟着去了，这种沒常性的人，真是沒法子！”她忍不住非常憎惡起来，但过不好久，又不禁有点憐憫他：“該不是拿跟陈家駝背子拖着，估住要賬吧！今天卖的那点錢，怕給利錢都不够？說不定还会拖到乡公所去？唔，一定是的，那天他不是罵，要叫乡公所抓嗎？到那步田地，就只有赶先把这一地包谷卖了。”想到这里，她望着面前一片黑沉沉的包谷地，心里極其难过，“还

沒大成熟，这卖起来不吃亏嗎？卖了，自己这一家人，又吃啥子呢？”

这一夜丈夫沒回来，第二天一大早，她便吩咐两个大的孩子看家，自己則背着小的一个，赶去乡場上。一到了場上，她便一直朝場后面乡公所走去，一面坐在門前解下背上的孩子喂奶，一面就向站崗的乡丁打听：

“大哥，昨天是不是有个汉子关进来？眼睛斜斜的，个子不高，他名叫周青云。大家都喊他周老四。”

听見乡丁說是有这个人，便又赶忙說好話：

“大哥，你們把周老四放了吧！做做好事，他屋里还有两个孩子，連这吃奶的，一共三个，沒有他，我一个人，就是再長出一只手，也养活不起！”

“这不关我們的事！你咱个向我們来講？”乡丁厭煩地回答。

周四嫂就抱着孩子，一面喂一面站起来，向乡丁央告道：

“請你讓我进去，求求他們先生些^⑤！他們总肯憐憫我們娘兒母子的！”

乡丁橫槍一攔，鼓起眼睛地說：

“你乱攢些啥子？里面个人都沒来！”

周四嫂只好坐在阶沿边了，勉强做出好臉色問：

“他們先生些，啥时候来？”

乡丁臉向別处望了一陣，然后突然掉过头来，不高兴地说：

“我劝你，还是回去算了吧！你就是見了乡長，他也沒法子的！这几天上头催得紧，他昨夜連觉都沒睡好！你不要惹他生气！”

周四嫂很恨这个乡丁，覺得他很可惡，竟然一点情理都不講，便堵起嘴巴不再同他講了，只一心一意坐着老等。不久，她看見一个穿中山裝的人，走进乡公所，便赶紧追着喊道：